



投稿信箱:xzftwxds@163.com
◀ 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放鹤亭 | 文学

徐州日报 08

2025年11月25日 星期二
责编:张琦 美编:左中 校对:燕原斌

澳门作家看徐州

游

彭

城

■作者简介

吴一怡，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硕士及英汉翻译硕士，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候选人。澳门笔会青年理事会理事、澳门社会科学理事会理事、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理事。现任职于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，著有澳门知识丛书《澳门关帝诞》。

彭城旧郡，淮海新府。龙起泗水，剑指八方。九朝旌旗，千年车书。云涌星驰，山河焕彩。时和岁稔，万象光昭。文脉绵延，厚德升平。

观夫淮塔凌霄，丰碑浴日，忆铁血丹心，铭峥嵘岁月；文庙凝晖，黄楼映月，仰圣贤遗韵，镇九派洪波。汉画像石，刻人间百戏；昆玉藏珍，纳千秋气韵。云龙峰顶，翠涛尽收大彭秀；汉王陵前，石阙如闻大风歌；户部山中，戏马台空霸业杳；崔家院里，翰藻犹然振世风。至若徐工巨臂，擎工业脊梁；潘安碧波，漾四时清嘉；沛馆珍藏，溯源兴之地；丰邑故里，瞻帝乡风云。沙渚晴波，鸥鹭齐飞。汉文讲授，群贤毕至。江山胜览，钟毓南北。岁物丰成，陶钧古今。

今值嘉期，胜友云集。披襟啸咏，以骋怀襟。遂运拙笔，摹其气象。汉石之幽古，黄楼之雄浑，戏马之悲慨，歌风之飞扬，间阔之鼎沸。五韵既成，千里尺幅。金石炊烟，共颂清晏。

其一 汉石春秋

凿壁乾坤气未收，青龙白虎镇诸侯。
云纹绕尾长生契，石脉犹存太史秋。

其二 戏马悲风

高台戏马镇云旌，霸业空悬楚戟明。
万载松涛翻作阵，如闻帐下别姬声。

其三 歌风遗响

泗水亭前大气象，王风起处汉云开。
当时猛士今谁在，独峙歌台镇九垓。

其四 黄楼安澜

彭门旌节取龙回，赤手苏公锁九河。
试上黄楼瞻夜月，清辉一片定风波。

其五 七里炊烟

七里羊脂融月轮，彭城鼎鼐岁时新。
金鉴鼓扇追香转，市井炊烟长醉人。

雪

落

无

声

○冠乔

■追思

那年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。我踩着厚厚的积雪走进城市书房，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。田崇雪教授正在讲关于雪的诗词文赋，从《诗经》讲到川端康成，满座听众都沉浸在洁白的世界里。

讲座结束时，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起身总结。她说话时眼睛很亮，措辞严谨却不失灵动，偶尔冒出的妙语像雪地里突然绽放的梅花。后来我知道，她就是李凌，徐州文坛那个热心能干的铜山区作协主席。

田教授的讲座风格我记取了，我佩服他的治学严谨与敬业精神。但好像，我也同时记住了那个主持人李凌，她身上有特别的气质，既有文人的雅致，又有活动家的干练，还有几分邻家小妹的亲切。

记得铜山作家研讨会上，我借酒意喊她“主席小妹”。这个称呼引得众人皆笑，她却欣然接受。在讲究礼数的徐州，这个看似矛盾的称呼，反倒更能表达我对她的认知与默契，既有对作协领导的尊重，又有对知性妹妹的怜惜。

后来，徐州市作协副主席杨洪军老师让我约见县区的一位年轻领导，我在这个住建系统工作多年的“老黄牛”，总算不负所托。事后，已是市作协副主席的李凌私下说：“看来这位不常露面的作家冠乔，还真有两把刷子。”我听后不胜惊然，“冠乔”这个笔名，不过是我在文学天地里开垦自留地的一个符号，我的本职工作终日与日常琐屑打交道，整个住建系统没几个人知道我写文章。

但她却当真了。《徐州日报》的《放鹤亭》副刊研讨会上，她特意通知我代表作协参加，事后赞许发言很给力、很架势。她还悄悄告诉我，铜山区宣传部有位领导很欣赏我的作品。点点滴滴的认可，让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感到了丝丝温暖。

让我感慨的是，她平时做着茶叶生意，操持经营这么忙，还能把每次文学活动都搞得妥帖周到。看她忙碌的身影，我常常想起她泡的那杯茶，在沸水中慢慢舒展，散发出历经淬炼的醇香。

直到昨天，一个周日的清晨。

“徐州作家群”里突然涌出铺天盖地的讯息，“深切悼念李凌主席”的字样刺眼地生死。我怔怔地望着手机屏幕，任那行字在泪光中渐渐模糊：怎么会呢？那个总是笑语盈盈的年轻作家，那个在雪夜里眼神明亮的女子，会这样悄然离去了吗？生命的烛火真的可以这般易逝？

我终于还是没能忍住泪水。这两日里，回忆总是不期而至。有时是她在讲台前作总结时微扬的嘴角，有时是她张罗活动时忙碌的身影，有时又是她说到兴起时眼波流转的灵动，热心，开朗，又有几分小人精……这些片段像窗外飘落的雪花，一片片堆积在心间，渐渐堆成再也无法相见的冬天。

生命如雪，来时纷纷扬扬，去时悄无声息。但雪水渗进泥土，终会滋养来年的新生，就像她播撒的文学种子《洗玉镯》《独自望山》《打开吕梁的方式》，正在无数心灵里悄然生长……

附：李凌（1973—2025年）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铜山区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散文集《洗玉镯》《独自望山》，主编《打开吕梁的方式》等文集。2023年获中国作协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主题实践先进个人表彰。



初冬的金龙湖，五彩斑斓，风景如画。通讯员 高刚 摄

多 彩 湖 光

◎孙梦

春夏的明亮，一袭暗绿的肤色，定义了这个季节的湖面。

诸多斑斓色彩中，能影响湖水色泽的，或也只有绿色吧。

阳光远远地照过来。在花木的窃窃私语中，有风拂过湖面。是飒飒的晚秋之风？还是猎猎的初冬之风？这个季节的风，虽激荡不起如矢浪花，却足以唤醒一方湖面。因风皱面，波光粼粼的金龙湖终于恢复了白色的生气，像有万千条银鱼在往来嬉戏。

半睡半醒中，一朵涟漪与另一朵涟漪只撞了个满怀就破碎了，一滴水与另

一滴水刚挤出水面就被涟漪半推半搡着拖走了。

风渐劲，日渐盛。

正午的阳光下，金龙湖从阔大的梦境中缓缓醒来，它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带起绵绵不绝的更多更大的涟漪。有浪花带着回声，在血脉中缓缓流淌，如同即将沸腾的开水，在周遭色彩斑斓的艳羡中，金龙湖欢快地跳跃着，阳光如金箔般洒满湖面。金龙湖，变成了真的“金”湖。

是这“太阳”和“季风”，让湖面由“绿色”变成“白色”，再变成“金色”。

夜色也能。

夜幕低垂时，金龙湖的湖面是冷月清辉般的灰白色。夜幕拉上后，湖面渐成深蓝色，继而是黝黑色。当月亮跃上湖畔的树梢时，灼灼月华下的金龙湖复又变回了灰白色。

湖边的花木们看呆了，论色泽拿捏，还得是我湖哥啊！

久居湖边，日复一日，看着太阳升起，看着华灯初上，看着金龙湖“看天色”、呈色。看着有风过、无风来，看着金龙湖“随风声”、壮声已。秋风来时，金龙湖抹掉深绿色的面庞，沙沙地翻晒着金色的波浪。秋风不来，金龙湖便古波不兴，将满腔心事尽沉湖心，平静地搂着日月星辰酣然入梦。

曲径、画桥、杉林、碧岛、绿圃、飞

鸟……这一刻，任谁，也拨不动它的弦。

有丝丝入耳声传来，有沙沙步履声传来，一早一晚，如约而至。金龙湖即便是合着眼，亦知道是哪些人到来。

它闭目养神，感受着晨跑者、夜跑者的足音，恬然地吐纳着，吐纳出一口又一口的薄雾，慷慨地为周遭的花木们喷洒一方水域之淡淡水汽。

驻唱歌手的铿锵，广场舞配乐的炸裂，林下乐器爱好者的如泣如诉，从中秋虫的啾啾啜鸣，像是一支支摇篮曲，使它安详，使它餍足。金龙湖眯着眼，陶醉着……无人看见，它袖在湖底的右手，伴随着这阵阵律动正缓缓地击打着晚秋的音节。

静中有动，梦中有醒。

当清晨再次到来，那个湖心岛喊湖的老汉又站到了金龙湖的面前。他对着金龙湖的湖心，长吐一口气，带着岁月的沉淀，携着生活的烟火，缓缓啸了起来……浑厚，激越，高亢，悠扬。像是古老的编钟余韵，在湖面上悠悠荡开。

似是与远山静水，与四季轮回，与日月星辰，一较高下。又似是在唤醒金龙湖，唤醒早已逝去的似水流年。

草木一秋，是斑斓，亦是余韵，更是被湖水打湿的思想。

金龙湖不语，紧了紧薄雾白色的被角，调整一下姿势，继续浅寐着。它在等风来，等阳光来，等你来……

老 蒋 和 小 蒋

◎靳敏

《故事会》的烟火、《警方》的悬念，《知音》的跌宕……精彩纷呈。有顾客的自行车破得没了脚撑，东倒西歪靠在铁皮墙上；有人捧着杂志读得入神，连脚步都忘了挪。“老板，《青年文摘》。”他利落地递过来最新一期，不说话，亦无表情，像棵老槐树，稳稳托住了杂志封面那些生机盎然的喧嚣，以及文字里欢跃的故事。

我是书报亭的常客，但不知从哪天起，我想当然地认为，书报亭已被越来越普及的电脑、手机吞没——毕竟我自己，也早被指尖滑动的光影裹挟，想读的报刊，一划拉就进了电子版。路过那座已改叫“百大超市”的百货大楼时，

再没往那角落瞟过，仿佛那方天地早被扩建的房屋和闪烁的电子屏取代。把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习惯忘得如此彻底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个长情的人。直到节目里的画面撞入眼中，才惊觉那间报亭还在，只是木凳换成了高脚凳，高脚凳上坐着个长腿男人，眉眼间是老蒋妻子的那份明丽——那是小蒋。

早几年，老蒋把书报亭交给儿子，自己回了家。不打牌、不搓麻将，只埋在书堆里。小蒋这样总结他爹：“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就让他读吧，也好，有个寄托，免得闲出毛病。”

小蒋不愿像老蒋“偏于一隅”，他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做强，老蒋只提了一个条件：“书报亭不能丢。”小蒋应下，请了人照看书报亭，还租下三间门面，取名“鲲鹏”。一层摆文学书，两层堆中小学教材，全县的学生几乎都有他家的会员卡，生意好得真如“鲲鹏”展翅。老蒋从书中觅得“颜如玉”，小蒋倒真凭着书，闯开了一间“黄金屋”。

当初老蒋反对租这间门面，说地势太低洼，就怕梅雨季的雨淹了书。小蒋笑得轻松：“洼洼才便宜，再说，得多大的雨才能灌进屋哩？”老蒋捋了捋近几十年的雨势，倒也确实风调雨顺，没出过岔子。可老蒋的事谁能算得准，怕啥偏来啥，去年夏天，天空像是破了洞，雨柱直愣愣往下砸，接连下了个把星期。老蒋和小蒋挽着裤腿，没日没夜地在

水里抢书，可纸遇了水，结局只有一个——烂成纸糊。那场雨，让“鲲鹏”折了翼，小蒋差点没撑过去。

好在，书报亭还在。

我在那间“托底”的书报亭里唏嘘，小蒋忽然指着旁边说：“看见那间早餐铺了吗？我正跟老板谈并购，打算把书报亭改造成能喝咖啡、能读书的小书店。之前的‘鲲鹏’，满脑子想的是盈利；这次扩建，除了营生，我还想给县城添个安心读书、能放松的地儿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无人不疼，无生活不疼”——这是一位作家的话，却是我爹教给我的。”除了继续资助帮扶困难学生，他还打算招些家庭困难的学生来做暑期工。小蒋的话里没什么波澜，像在说“今天有哪些报刊要进店”般寻常。

我忽然想起老蒋坐在木凳上读书的样子，想起小蒋挽着裤腿抢书、蹲在路边晾书的背影——这对父子，一个把书读进了血液里，守着一方亭子；一个把书过成了日子，扛着一场风雨。而那间书报亭一直都在，它就像根细细的棉线，一头牵着老蒋的诗与坚守，一头系着小蒋的韧与温柔，在县城的烟火里，悄然亮着一捧暖光。

浮世杂拾

“徐州作家群”里突然涌出铺天盖地的讯息，“深切悼念李凌主席”的字样刺眼地生死。我怔怔地望着手机屏幕，任那行字在泪光中渐渐模糊：怎么会呢？那个总是笑语盈盈的年轻作家，那个在雪夜里眼神明亮的女子，会这样悄然离去了吗？生命的烛火真的可以这般易逝？

我终于还是没能忍住泪水。这两日里，回忆总是不期而至。有时是她在讲台前作总结时微扬的嘴角，有时是她张罗活动时忙碌的身影，有时又是她说到兴起时眼波流转的灵动，热心，开朗，又有几分小人精……这些片段像窗外飘落的雪花，一片片堆积在心间，渐渐堆成再也无法相见的冬天。

生命如雪，来时纷纷扬扬，去时悄无声息。但雪水渗进泥土，终会滋养来年的新生，就像她播撒的文学种子《洗玉镯》《独自望山》《打开吕梁的方式》，正在无数心灵里悄然生长……

附：李凌（1973—2025年）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铜山区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散文集《洗玉镯》《独自望山》，主编《打开吕梁的方式》等文集。2023年获中国作协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主题实践先进个人表彰。

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媒体集群：徐州日报、彭城晚报、都市晨报、汉风号客户端、中国徐州网、徐州发布、户外传播平台、官方微博矩阵、微信公众平台、六磅视频、豹子视频、社址：云龙区富春路8号、邮编：221018、徐工商广字第030003号
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：85600213、总值班室：85690460、广告热线：85690469、发行热线：85690141、全年定价：568元、集团法律顾问：江苏典锐律师事务所 85857339、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印务中心承印（徐州市鼓楼区金桥路19号）、87799237